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四

新平館

PDG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一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紀

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

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也

母曰賢妃韋氏以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于宮中

紅光照室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進封康王 上博

涉經史 道君問以古事及應詔制述率常稱旨嘗

侍 道君習射於鄆王府 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

和末金兵入攻 淵聖受禪敵騎抵城下遣使請和

欲得親王宰相爲質 上毅然請行遂命少宰張邦

昌副 上使于敵寨時列兵四遶 上意閑暇如平

日會都統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敵以用兵責使者

紅光照室

進封康王

夢服
御袍

為大
元帥

張邦
昌僭
位

邦昌懼而泣 上止之曰為國家何愛身耶敵由是

憚之不欲 上留更請肅王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上在相州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 皇帝脫所御

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京師使

人秦仔齎蠟詔命 上為兵馬大元帥 上捧詔鳴

咽二年即建炎元年三月丁酉敵人以張邦昌僭位

夏四月庚申朔敵退癸亥邦昌冊 元祐孟皇后為

宋太后御延福宮探事人張宗得金國手詔及邦昌

偽赦并迎立 太后書 上揮涕大慟期身先士卒

追 二聖於河北諸將固諫乃止戊辰邦昌尊 太

后為 元祐太后入居禁中恭請垂簾聽政以俟復

宗澤
言事
五

張邦
昌進
勸

辟庚午 元祐皇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壬申副元帥宗澤聞京城反正爲書貼 上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日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癸酉張邦昌率百官上表勸進太常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爲表文曰 二帝出郊旣蒙塵而未返九祧乏祀將攝裸以爲名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心 上不許

元祐皇后
降手書

种廣死
等陝州

甲戌 元祐皇后告天下手書曰緬惟 藝祖之

開基實自皇天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

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

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

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 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

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

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

計先是吕好問言今日布告之書當令明白易曉不

必須詞臣遂命汪藻草書看詳行下 乙亥金兵攻

陝州知州事种廣死之監酒務劉達戰死都監朱弁

監甘棠驛孫旦悉遇害 丙子范瓊爲龍神衛四廂

朱勝
非械
邦昌
使者

韓世
忠以
兵來
衛

劉光
世以
兵來
衛

邦昌
請死

都指揮使錄京城彈壓之功也 戊寅直龍圖閣朱

勝非至濟州勝非邦昌友壻也械繫邦昌使者以兵

來衛 宣總司前軍統制韓世忠膚施人少年善鬪

嘗犯法當死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公事陳豫惜其

勇白經略使釋之始隸延安兵籍已而為王師部曲

從討諸盜屢有功至是以其軍赴帥府遂衛 上如

南京 庚辰 上發濟州命張換孔彥威劉浩丁順

等悉以其軍從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引所

部兵來會 上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 癸未 上

至南京乙酉張邦昌見 上伏地慟哭請死 上以

客禮見且慰撫之 忠州防禦使屈堅為金人所殺

屈堅
死敵

誓書
不殺
大臣
諫官

康王
即位

上皇過河十餘日謂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
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
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三襯自書領中曰可便即真
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
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
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五月庚寅
朔上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
臣留正等曰堯舜所以高出百王者以其得天下
及其傳天下而知之湯有慙德武未盡善況於後
世乎漢高祖唐太宗號為賢君然其得天下也以
爭其傳天下也幾以致亂大哉太祖皇帝之受

命與 太上皇帝之中興也謳歌獄訟歸而不釋
則不得已而履大位及夫為天下得人則舉成業
授焉不詢羣臣不謀卜筮惟視天意之所在而已
自堯舜以來數千載始有 太祖及我 太上皇
帝豈非希闊甚盛之際哉

龜鑑曰羣陰翳大明出羣籟喧大聲發天下事激
之則起不激則靡天之開聖人蓋如是也且我
高宗之生紅光薦瑞蓋大觀之元年也是年金人
欲背遼國已三歲矣以臣事君然猶背之豈能終
事我哉居心之不臧天實知之於是乎亟生聖人
以平之我 高宗之封靖康著符蓋宣和之三年

也是時金人倚我為助又五歲矣以燕伐燕虐尤甚焉安知其不如諸我哉國事之失圖天實念之於是大任吾聖人以定之迨其末年四郊多壘敵於我乎請命我以單車臨之而見者奪氣靖康改元不虞荐至敵於我俟命我又以一身當之而聞者縮頸至相而百姓遮道次濟而父老迎謁人心歸矣渡子河而河冰合至磁州而神馬迎天心眷矣開府之初宗澤自磁至王麟自潞至梁揚祖自信德府至張俊楊沂中皆已在麾下即位之日劉光世自鄜延至路允迪范宗尹自京師至則天下豪傑之心歸矣而况賜袍之夢已應賜帶之言已

大赦
天下

驗勸進之書雖上而東鄉西鄉且謙遜而不受惟
三月丙寅張邦昌以稱臣之意至越翼日丁卯謝
克家以受命之寶至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羣后咸
在然必俟道君便可即真之說然後不得已而
就南京踐天子位焉此與肅宗即位靈武之事異
矣

大赦天下應中外有文武才略出倫或淹布衣或沈
下僚禁從監司郡守廣行搜訪應誤國害民之人見
流竄者更不收敘應民戶借貸常平錢穀並與除放
常平散斂青苗錢穀亦令住罷祖宗以來上供皆
有常數後因奏請增加當裁損以紓民力州縣受納

稅賦務加槩量以規出剝可並行禁止應臨難死節
出使軍前及沒於王事優與褒賞應于民間疾苦並
許中外臣庶詳具利害陳述

臣留正等曰自古人君即政之初必有以大慰天
下之望故事有利於民而未興者則興之有不便
於民而未去者則去之雖以舜而繼堯號為重華
協帝相授一道然猶舉前世之未舉者如十六相
去前世之未去者如四凶命九官使各居其任肇
十二州使各有其土況時異事殊可無所因革以
一新大政乎春秋記列國之君為政必有施舍已
責逮鰥寡振廢滯等事列國猶爾況有天下之君

乎是宜 太上皇帝之始即政也求文武才略之士絕姦邪誤國之人以散斂青苗與夫上供之所增加稅賦之規出剩皆政之所宜革者而悉罷去之以褒賞死節講求民瘼皆務之所宜先者而悉舉行之即斯數者則其餘可以類見夫是以天下之人心皆翕然欣戴於已成中興之業而垂諸無窮也

汪黃
執政

皇
后
撤簾

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元

祐皇后在東京是日撤簾辛卯尊 乾龍皇帝為

孝慈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為 元祐太后 詔 宣

仁聖烈皇后保祐 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

中興聖正卷一
宣
修
仁
史
謗

邦
昌
郡
封
王

誣蔑聖德著在史冊可令國史院差官撫實刊修播告天下

龜鑑曰罷青苗錢蠲常平穀裁損上供歲增之數禁止州縣納租槩量賦斂違法之弊是所以回建隆至仁之脉而曩時誤國害民如京貫黼勔等子孫更不復敘又所以懲崇觀不仁之轍詔改宣仁謗史追貶確下邢恕此張敬夫所謂此撥亂反正之閎綱古今人心之天理也

壬辰張邦昌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范訥為京城留守癸巳立嘉國夫人邢氏為

皇后門下侍郎耿南仲提舉杭州洞霄宮上薄

召用
李綱

南仲之為人因其告老遂有是命 甲午資政殿學士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 上恐其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繇此與綱忤

龜鑑曰當時天下人望之所屬者李忠定公一人而已 上不自內用汪黃而自外召綱則 高宗之志於恢復可見矣觀 上未即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乘輿蒙塵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協濟之功讀此書則 高宗屬意於綱久矣

傅亮
勁直

傅亮通判滑州亮為人勁直不能屈折上疏曰陛下

奏文休咎

李綱言時事

能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陞下未歸則臣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為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權應天府朱勝非召試中書舍人乙未宋齊愈試起居郎齊愈自京城走行在自言以病在告不與偽楚事故擢用之王時雍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自是為偽命者稍稍引退矣詔自今天文休咎並令太史局依經奏聞如或隱蔽當從軍法李綱行至太平州聞上登極上䟽論時事大略謂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此三者臣慮之至熟非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又言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

曹輔
陳五事

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
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
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
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 本朝之 藝祖
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丙申尚書右丞呂好問兼門
下侍郎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薨始輔至南都首陳
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
公私三曰甄收人才駕馭用之四曰經理盜賊恩威
並行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節鎮以謹防秋 上嘉
納 丁酉中書侍郎黃潛善兼御營使同知樞密院
事汪伯彥兼御營副使自國初以來殿前侍衛馬

始置御營司

朱勝非氣重
勝辭嚴

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置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令因其所部為五軍以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為使司都統制諸將韓世忠張俊苗傅等並為統制官又命廊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中書舍人朱勝非兼權直學士院時庶事草創書詔填委而院無几案勝非常憑敗鼓草詔然辭氣嚴重如平時戊